



# 大漠恩仇

王占君 著

(上)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5

# 大 漠 恩 仇

责任编辑：宁宣成

封面设计：全祝明

插图：全祝明

大漠恩仇

王占君 著

上册

---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
衡水地区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---

850×1168毫米 1/32 9.75 印张 10插页 251,000字 印数：1—260,000 1984年11月第1版

1984年1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10286·150 定价：1.50元

---

## 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具有传奇色彩的长篇小说。

这部小说描述了一支蒙古族革命武装，在党的领导下，从诞生到成长壮大的艰苦历程。故事生动，情节曲折、场面惊险。

作品中，“大闹老爷庙”、“血溅狐仙堂”、“智擒采花贼”、“夜搜喇嘛寺”、“毒饵鸩爱妾”、“首战八家子”等回是最精彩的章节，构思精巧，令人拍案叫绝。



王占君同志近影

### 作者简介

王占君同志，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生，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会员，辽宁省阜新市文联委员，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文化馆创作员。一九六〇年于县一中毕业后，即开始了业余文艺创作活动，陆续在各级报刊出版社发表了诗歌、曲艺、短篇小说等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四十余万字。一九七五年下肢瘫痪后，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，致力于长篇小说创作，已出版了长篇小说《七星镇》、《白衣侠女》、《东藏魔影》、《保安司令》和《蝎子沟暴动》五部。他是一位自学成才的作家，他的精神赢得了人们的广泛赞扬，被誉为“在我们中间的保尔·柯察金”，“敢和死神挑战的瘫痪作家”。

## 目 录

- 第 一 回 兴蒙党大闹老爷庙 ..... ( 1 )  
警备队血溅狐仙堂
- 第 二 回 阿金站上娼妇撒野 ..... ( 13 )  
天合店里暗探捉人
- 第 三 回 往事如烟亦仇亦爱 ..... ( 24 )  
疑团似谜难解难猜
- 第 四 回 淋污水莽汉遇娼妇 ..... ( 35 )  
沐夜雨义士闯虎穴
- 第 五 回 懦夫骨软供真情 ..... ( 45 )  
志士不屈遭活埋
- 第 六 回 黑松林被劫逢赵猛 ..... ( 57 )  
八家子借马会婊娟
- 第 七 回 为拾枯枝老翁惨死 ..... ( 69 )  
卫山巴根夜救老人
- 第 八 回 比武场赵猛胜歹徒 ..... ( 80 )  
闺阁院智擒朱和尚
- 第 九 回 夜沉沉古刹暂藏身 ..... ( 92 )  
泪涟涟养母吐真情
- 第 十 回 中奸计赵猛被擒拿 ..... ( 104 )  
别养子临终授遗书
- 第 十 一 回 逞兽行齐墨林乱伦 ..... ( 117 )  
取敌寨金卫山献计

第十二回	入虎穴攻破冯家院 丧家犬投奔齐墨林	( 129 )
第十三回	家鬼难防杜先夜遁 春心弄拙喜鹊高飞	( 141 )
第十四回	斗风雪蒙民建新军 行倒逆恶魔受委任	( 154 )
第十五回	试锋芒首战八家子 舍兵卒暗用调虎计	( 168 )
第十六回	瑞昌寺财主请活佛 花香居少女迎茶客	( 181 )
第十七回	洋医生避难藏地洞 花小姐抗暴坐死牢	( 194 )
第十八回	越狱复仇刀劈首逆 传书会友心向空门	( 207 )
第十九回	七英雄身陷村公所 保安团兵败桃李营	( 221 )
第二十回	忒凑巧郎舅逢狭路 甚稀奇母女共投军	( 233 )
第二十一回	欲收兵权难辨真伪 为受富贵铤而走险	( 246 )
第二十二回	中诡计兵发乌兰山 因内奸失陷平安地	( 258 )
第二十三回	败退中回马枪制敌 跳鬼夜齐如玉血刃	( 270 )
第二十四回	为革命金成祥殉难 扮敌人白银花脱险	( 282 )
第二十五回	雨雪交加大队北撤 兵匪合围神兵无踪	( 294 )

## 第一回

# 兴蒙党大闹老爷庙 警备队血溅狐仙堂

一九四五年八月初的一天上午，炎日当头，树梢不动。天闷得叫人透不过气来。福新县城内的老爷庙里，依然是熙熙攘攘的热闹景象。近来，政局动荡，人心惶惶，各种各样的消息在市面上不胫而走，暗中流传。而所有消息都在老爷庙发源，因此人们都愿意到这里走走看看，希望能听到令人振奋的新闻。

这座老爷庙并不甚大，只有一进。五间正殿，东西各有三间配殿，庙内和四周栽种了一些青松、翠柏、垂柳、古槐。庙门前的空场和门内的天井，拥挤着算卦、掷骰子、拉洋片的，修鞋、镶金牙、卖切糕的。此刻，正殿的关羽像前，有个人正在聚精会神地观看，这个人二十二、三岁，一身教师穿戴。他面前这尊关羽的泥塑坐像，虽已多年未曾装修，但那卧蚕眉、丹凤眼、五络长髯和重枣色的脸面，以及左手拂须看《春秋》的专心神态，仍使人有栩栩如生之感。看塑像的人名叫金卫山，是福新县蒙旗师范学校的教师。对于被人们尊为老爷的关圣人，在他心中是毁誉参半。关云长的刚愎自负、骄傲狂妄，他向来嗤之以鼻，但关云长那不为黄金、美女、富贵所动，宁死不降曹的气节，却使他深为敬佩。他想，若是全福新的蒙古人，全中国的蒙古人都象关云长这样，日本侵略者说不定早就滚回了东洋。这时，一个粗壮的大汉靠近他，并用臂肘轻轻地碰了他一下：“还没看够？”

金卫山不用转身，就知又是巴根来催他。巴根大他两岁，在蒙旗师范当校工，虽然他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教师，但与巴根却



很合得来。金卫山回头张望一下，觉得还不到时候，就说：“不急。”

巴根那粗黑的眉毛一皱，现出一副急不可耐的样子。金卫山故作不知，又满有兴致地欣赏起两侧周仓和关平的塑像。过了一会，他担心在此处站久会引起别人注意，也用臀肘碰下巴根，说：“走，再到外面看看。”

院中，比方才更热闹更拥挤了。金卫山瞄一眼那似动非动的树梢，颇有耐性地凑近人群看热闹。立刻，院心那个最大的人圈也吸引了他。他从人后向圈里观望，发现圈中有一个残废人。这人蓬首垢面，赤膊跣足，双腿蜷缩在一起，靠两手拄地向前爬行。膝部已经磨破，每向前挪动一步，都要留下一个血印。残废人嘴里不停地叨咕着：“大龙，大龙，我的大龙……”围观者有人讲道：“听说他是从关里爬来找儿子的，他儿子被抓了劳工，真可怜哪！”也有的痞混子非但不同情，反而打趣起哄：“这瘫子会唱，哎，唱一段，唱完给你烧饼。”

残废人吃力地撩一下眼皮，用呆滞的目光看看大家，凄凄楚楚地唱起来：

未曾开言忍悲声，  
列位先生请细听。  
要问家来家也有，  
胥各庄上有门庭。  
未养三男并四女，  
只生一子叫大龙。  
相依为命苦度日，  
炕凉灶冷甚凄清。  
五年之前染瘫病，  
自此糊口靠大龙。  
谁料灾祸不单降，

我儿竟被抓劳工。  
抛下我个瘫老汉，  
如何糊口度残生。

人们听得心酸，纷纷掏钱，投到残废人面前。巴根这个铁打的硬汉，眼眶也潮湿了，他一摸自己的腰没带钱，便伸手到金卫山兜里掏出一张票，看也没看就扔过去。钱落在地上，围观的众人几乎不约而同地“呀”了一声，原来这是一张“大绵羊”。残废人向前爬一步，伸手刚要去抓钱，有只脚突然把钱踩住，他缓缓仰起头一看，只见面前站着个五大三粗的中年汉子。此人剃个溜光的和尚头，上穿半袖对襟白布褂，下穿蓝布短裤，脚上趿拉着一双布底拖鞋。旁观者有人认得，这人是警察教练所新请的武教习朱成，浑名人称朱和尚。他用脚把钱踏住，残废人没敢言语，巴根却止不住火冒三丈。金卫山一把没抓住，他已到朱和尚面前。说声：“你给我闪开！”伸手把朱和尚一推，谁料对方却是纹丝未动。

朱和尚冷笑几声：“也不上称约约，就敢出来挡横耍威风。”

巴根心中更加窝火，使足力气猛地向朱和尚撞去。朱和尚早有防备，一侧身子伸双掌猛击巴根，巴根身不由己“蹬蹬蹬”往后一路踉跄，这时，有个人跑进来从后面把他扶住。金卫山一看，心说他怎么来了？来人也是蒙旗师范教师，名叫吉木色。他是刚刚成立不久的秘密反日组织“兴蒙党”成员，金卫山本来分配他和乎其太在学校印传单，老谷庙这里的任务由自己和巴根完成，吉木色为何到此呢？这时金卫山又着见了人群中的乎其太，原来乎其太也来了，心中更为不悦。

且说吉木色扶住巴根后自己趋前几步，双手抱拳：“请问先生，为何脚踏这周济残废人的钱钞？”

巴根气不过还要上前：“你小子纯粹是见钱眼红！”

朱和尚又是几声冷笑：“原因很简单，这个瘫子方才借唱曲攻击皇军！”说着，他一弯腰将地下的钞票连同“大绵羊”票子，全部抓起来塞进裤兜儿。

这时，乎其太突然扑过来抱住了朱和尚后腰：“你小子也不怕损寿，快把钱掏出来，不然别怪我摔你个嘴啃泥！”

朱和尚满不在乎，又冲巴根一摆手：“你也上来怎么样，算是白搭。”

巴根本已忍耐不住，哪受得了这样挑衅，猛扑上去又从正面抱住朱和尚，于是，三个人扭在了一处。乎其太和巴根虽然是二对一，但是朱和尚会武术，也不知他是怎么用的巧劲，不消两分钟，就先把乎其太放倒，接着巴根也被他摔个仰面朝天。巴根刚刚爬起来，朱和尚一个箭步到了近前，举起右掌直向巴根左腿砍去，外行看不出这一掌有何特别之处，内行人却深知这一掌的厉害，只要挨上，巴根就得骨折筋断。可是，不容朱和尚手掌落下，有个人伸手托住了他的腕子。

朱和尚试几试仍旧打不下去，不觉打量一眼面前人。见这人二十三、四岁，深灰色细布偏襟长袍，紧系着腰带子，下穿散腿青布单裤，足蹬实纳帮青布鞋。一看对方是普通蒙古人打扮，朱和尚先有三分瞧不起，斜楞起眼睛：“你待怎样？”

“请手下留情。”

朱和尚用手一指巴根：“他和你沾亲带故？”

“不，素不相识。”

“你这不是多管闲事吗！”

“你那‘铁砂掌’打下去，他岂不要残废？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他不过周济这残废人，你怎就下此毒手？”

“住口，你竟敢派我一身不是！”

“谁是谁非，大家有目共睹，只凭我赵猛一张嘴岂能颠倒黑白？”

朱和尚理屈词穷，恼羞成怒，冷不防使个“黑虎掏心”挥拳

直奔赵猛心窝。赵猛并不还手，只是轻轻闪身躲过。朱和尚一着不成，便接二连三拳脚齐上，一招紧似一招，一式快过一式。赵猛不慌不忙，闪转腾挪，始终不肯回击。金卫山看出，这赵猛不但是个行家，而且技艺非凡，绝不在朱和尚之下，看来不会吃亏。这时，一阵微风徐徐吹来，垂柳的枝条飘飘起舞。金卫山松口气说，真好比赤壁火烧战船，终于等来了东风。他用臂肘轻轻碰一下巴根，抽身便走。巴根虽然不放心场中交手双方的胜负，但任务要紧，只好紧紧跟上。二人拐过正殿东山墙直到后面，这里是条五尺宽的夹道，到处遗有人的粪便，十分肮脏。左右无人，事不宜迟，巴根蹲下身，金卫山跨上他肩头，巴根立刻就毫不费力地站起。金卫山一伸手，抓住了后房檐垂下的一条棒绳的绳头用力一拉，便跳下来，一碰巴根：“快走。”就在这时，金卫山看见从东山墙探出一个人的脑袋，由于这人戴一顶圆锥形秫秸草帽，看不见五官相貌。二人顾不了许多，急忙绕过西山墙又回到前院。只见一阵微风吹过，从老爷庙正殿那飞檐上，红红绿绿的传单象雪片一样冉冉飘下。人们把传单拾在手，认字的念出声：“兴蒙党成立宣言……凡我蒙古族同胞，均系成吉思汗后代，岂能容忍东洋小鬼横行……”于是卖切糕的不喊了，拉洋片的不唱了，就连朱和尚和赵猛也停止了格斗。赵猛手捧一张传单，看了又看似乎看不够。

朱和尚却如丧考妣，大呼小叫起来：“妈的！房上有人，不能让他跑掉！”他一纵身先上了围墙，想由此上房抓住撒传单之人，好邀功请赏。可是，他站在围墙上望了又望，庙顶哪有一个入影，只有事先放好的厚厚一打五颜六色的传单，随着徐徐的微风缓缓飞下。金卫山混在人群中手拿一张传单也假装观看，其实他双眼正在院中寻找那个戴圆锥草帽的人。可是，院中有十几个人头戴这种草帽，他辨不出方才是谁盯梢。

随着传单不断飘落，人群开始出现了骚动，朱和尚手捏两份传单跑走，显然是去报案。胆小怕事的人已经开溜，吉木色和乎

其太在混乱中凑到了金卫山身边，乎其太用低得只能两个人才能听清的声音说：“包校长要我们立刻找你回校，说有急事。”金卫山眼望四周，稍作思索之后说：“巴根随乎其太返校，吉木色拉开距离随我去第二个目标。”说罢头也不回，串着人空走出庙门。巴根虽然心中不悦，也无可奈何，吉木色却掩饰不住高兴，气人似地向巴根眯一下眼睛。

金卫山离开老爷庙，象无事人一样，向西经繁荣路，到十字街口又一直向北。在县城北门里靠东，紧挨城墙根，有一所规模不大的庙宇形建筑，叫做狐仙堂，这便是金卫山要到的去处。别看这小小的狐仙堂，在福新县还真有点名望。它修成已有三十年，几乎和这福新县岁同寿齐。不论是风调雨顺，还是涝旱风虫，不论是太平盛世，还是兵荒马乱，狐仙堂都是香火不断，繁荣兴盛。为什么？这要从狐仙堂的胡老道身上说起。

三十年前，年方四十的胡老道是个居无定处的云游道人。来到福新县后，由于这里蒙古族人多，且多信奉喇嘛教，他这个外来的道人吃不开，弄得穷困潦倒，连鞋都穿不上了。那年冬天又特别冷，人们一夜醒来，常常是大雪封门，死麻雀遍地。腊七腊八那两天，冷得人不能出屋，都以为胡老道必定冻死在山洞之中。可是几天以后，一条新闻传遍了福新县。说是胡老道在山中救了一只因酒醉险些冻死的狐仙，那狐仙为了报答救命之恩，将一个膏药秘方传给了胡老道。没想到这膏药真灵，不管是脓疮、火疖子还是毒疔，只要贴上这膏药，保证手到病除。特别是治红伤，那更是手拿把攥没挡了，治一个保一个。不论刀砍车轧石头砸，还是摔的跌的枪打的，不论是新碰的，还是多年老伤不封口的，只要这膏药贴上，不出七天保证见效。正巧，这时东北有名的大财主，新立屯“永德堂”有位小少爷，因为骑马跌断一条腿，关内外请遍名医，都治不了，听说胡老道膏药灵，就派车把他接去。胡老道只给他贴了两帖膏药，半个月，小少爷便能下地走路了。永德堂老东家听说这是狐仙传的仙方，就出钱在北门里

修建了这座狐仙堂。一来是供奉狐仙保佑他家人丁兴旺财源不断，二来也算报答胡老道，使他有个安身之处。这座狐仙堂修成后，虽然谈不上宏伟却也还壮观。十八级高台阶上，耸立着雕龙绘彩碧瓦红檐的庙宇式建筑。正中殿堂内那尊狐仙的塑像宛若活人，它慈眉善目，满脸和气，雪白的胡须垂到前胸，手拄一支龙头拐杖。如果在这狐仙的头上加一个肉包，那它就是寿星老人南极仙翁。如果再给它塑个罗汉肚，那它又俨如笑面大肚弥勒佛。也难得雕塑艺人有这样丰富的想象力，他们无处去见识狐仙的尊容，就把寿星老和弥勒佛捏合在一起，创造了一个臆想出来的狐仙形象。

狐仙堂建成之初，人们对狐仙的存在是深信不疑的，因而对胡老道的膏药也是颇为崇拜的。但是这膏药毕竟不是太上老君的九转仙丹，不能包治百病，也有贴了膏药后病情反而转重的，渐渐，关于胡老道雪夜遇狐仙的内幕也透露出来。有人说，胡老道那天夜间确曾拾到一只冻僵的狐狸，但并非什么狐仙，胡老道也未曾想发什么出家人的恻隐之心，他把这只狐狸拣回去，想剥下一张狐皮到城里卖个好价钱换身棉衣穿。哪知道狐狸受暖后又缓醒过来，天刚亮就跑走，胡老道哪肯让到手的鸟儿又飞，急忙追赶。冰天雪地，没追上狐狸，他失足滚下了山坡，跌个鼻青脸肿头破血流，昏倒在雪窝里。幸亏一个外地来瑞昌寺朝圣的喇嘛发现了，把他扶回存身的山洞，给他上了药，见他身世可怜，难以谋生，就传授他一个专治红伤和疮疖的膏药验方。胡老道为了耸人听闻，有意编造出雪夜遇狐仙的离奇故事。膏药本是验方配就，对症治好病本是正常现象，可有人偏把这些同狐仙联系起来。病好的便称颂狐仙灵验，病未好便说胡老道骗人。因而，“胡老道的膏药——没病找病”这句歇后语，也在福新县流传开。这句话实际上是两个含意，褒意是说这膏药神奇灵验自己能找到病把病治好；贬意是，这膏药不但无效，而且没病反倒贴出病来，日久天长，人们对这膏药的神秘感尽管已渐渐淡薄了，但

是饱受饥寒之苦的广大劳动人民，却宁肯相信狐仙有灵，而到狐仙堂上供烧香，寻求精神寄托。这就是狐仙堂始终香火不断，胡老道得以丰衣足食的原因。

今天，从早晨到现在已经又有几十人来进香，年过古稀、须发皆白、满面红光的胡老道，已经收入了一笔可观的香资，更加兴高采烈，前跑后踮，好象年轻了许多。他刚把孔教會的会长送出，台阶下又走上两个年轻女子。她们都是蒙古族打扮，从服饰上可以很容易地分辨出，这是一主一仆。前面的主人约二十左右，梳一条齐腰大辮，身着闪光的暗红色丝绸蒙古袍，腰束一条鹅黄色腰带，脚穿薄底软帮绣花布鞋，走起路来步履轻盈。紧跟她的使女，十七、八岁，个儿略矮，长得小巧玲珑。

那小姐走到门前，向里望一眼，欲进又止，在使女耳边悄声嘱咐一些什么。

使女听罢，走近胡老道：“道长请了。”

“无量佛”，胡老道赶紧打个稽首，念声佛：“施主有何见教？”

“我家小姐欲在堂前焚香祷告，道长可否请众人暂避一时，使我家小姐得以专心敬神礼仙？”

“这个，”胡老道没有立即答应，“但不知小姐尊姓大名，贵府何处？”

“你问我们是谁家的，说出我们老爷的名字，想来你会有个耳闻……”

“喜鹊，”小姐走过来拦住使女不让讲下去，自己对胡老道说：“仙师，来者即为施主，何必要问名姓，请先收下香资。”说着，示意喜鹊，递过去二十元满洲票。

胡老道明白面前这位小姐不便得罪，钞票到手，也就不再深问，赶紧把堂中的人连请带劝清理出去。那小姐到狐仙像前飘飘下拜，点燃三炷香插在供器之中。然后跪倒在黄绫拜垫上，闭目凝神默默祷告，态度极其虔诚。只见她樱唇微微启动，无言

地向泥像倾吐心声。至于她有什么心事，此刻也许只有她的使女喜鹊知晓。

小姐祷告完毕起来，又要求签。摇动签桶，蹦出一支捡在手中一看，是第三十四签，上面刻的字是：平平，问生意，可保本，问官职，无升降，问婚姻，没结果……。小姐似乎不太高兴，把竹签放回签桶，转身对胡老道说：“仙师，听说你会扶乩，万望为我一试，另有酬谢。”

“贫道理应效劳。”胡老道知道又有油水可捞，赶紧整理沙盘。少顷大仙下降，沙盘上出现了几行字：“云想衣裳花想容，人面桃花相映红，青鸟殷勤东风恶，道是无情却有情。”胡老道告诉小姐，方才是八仙之中何仙姑下降。这四句讖语真是何仙姑所写吗？当然不是。这是胡老道忖度着小姐的心事，把古诗中的句子拼凑在一起，组成含意模棱两可的一首诗。胡老道历尽沧桑经多见广，清楚地知道，贫家女子来此祷告，多为保佑父母病体康复。而富门小姐，则大都为终身而来。因而这四句诗准保贴谱，又不把话说绝。

小姐看后，似乎还不满足，又掏出两张十元的满洲票：“还烦仙师给讲解指点一下。”

胡老道高兴地收起钱：“这个不难。”他刚要讲解，忽听喜鹊在门口与人争吵起来。

“先生请留步，稍待片刻再进。”喜鹊把一个人拉住了。

被挡在门口的人年约四旬，从正中一分两半的大分头，穿一身随风哆嗦的白仿绸裤褂，嘴叼着香烟，手摇着折扇。他被喜鹊拦住，三角眼登时一立愣：“怎么，几天没来这儿改成衙门口了，还派人站上岗了。好狗还不拦路呢，你给我滚开！”

喜鹊双手一掐腰，横在他面前：“你怎么出言不逊，开口伤人，真是缺少家教，禽兽一般！”

“你好个黄毛丫头，竟敢骂我，你是想找死！”

这里一吵，胡老道就跑过来，他认出来者是县警备队队长杜



先，赶紧上前说：“杜队长息怒，请到东间，贫道奉茶。”这个杜先平素来北门巡查时，多曾到此歇脚喝茶聊天。他挨了喜鹊的训，心中的火未出，怎肯善罢干休，把胡老道一拨拉：“不喝！我问你，哪来的两个野丫头在此作威作福！”

胡老道赶紧走到小姐面前：“女菩萨，焚香、求签、扶乩已毕，请告退吧。这位是县警备队杜队长，脾气不大好……”

小姐点点头说：“好吧，多承关照。”

胡老道转身又对立在门口的杜先说：“杜队长，这位小姐并非寻常小户之女，彼此让一让就都过去了。”

杜先听胡老道说得有理，就气呼呼地一侧身子闪开了道路。喜鹊进来搀扶一下小姐，瞪了杜先一眼，忿忿地又叨咕了一句：

“哼！你警备队长有什么了不起，我家老爷还是市里的警察大队长呢！”

“什么？”杜先闻听此言，再次拦住了去路，“慢走，你们是齐墨林家什么人？”

“告诉你，这是大队长的亲侄女，你还敢放肆吗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”杜先一阵狂笑，“这真是冤家路窄，想不到今天你们撞到我的手里！”

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杜先站在台阶上冲北门口喊道：“来两个人。”立刻，从城门旁的警备室里跑来两个穿黑制服的警备队员。杜先又一摆手，吩咐说：“把这两个女的抓起来！”

齐小姐一听，十分气愤：“你凭什么无故抓人？”

“凭什么？问你那混蛋叔叔去吧！”杜先瞪一眼手下人，“还愣个屁！”

两个警备队员得令，上前便动手，那齐小姐与喜鹊，一边辩理，一边还手抵挡。原来这主仆二人并非弱不禁风之辈，都多少会几下拳脚，两个警备队虽是男子汉，却不能轻易得手。杜先看不得着急，把扇子往裤兜一插，便去抓齐小姐的辫子。五个人在狐